

# 《宋江闹院》

## 主要角色

宋江：老生

阎惜姣：花旦

张文远：丑

## 情节

宋江为郓城县书吏，昵土娼阎惜姣，为营乌龙院以居其母女，给衣食。宋江有徒张文远，性佻健，喜冶游，常乘间入院，与阎惜姣言笑取乐。阎惜姣亦爱张文远年少风流，遂与之通。久之，乐张文远而厌宋江。人言啧啧，宋江有所闻，责阎惜姣忘恩负心。阎惜姣不服，反唇相讥，宋江大受奚落。宋江在郓城，常勾结梁山盗晁盖等，私相往还。一日，晁盖遣刘唐至宋江处下书赠金，宋江藏书金于招文袋。夜宿乌龙院，黎明即匆匆出门。至中途，忽悟招文袋遗失在院，大惊，急回院搜索不得，意必为阎惜姣所匿。问之，阎惜姣直认不讳。宋江哀恳再三，许尽与其金，而求将书掷还。阎惜姣掉头不允，逼宋江亲立笔据，许与张文远来往，不准宋江再来院。宋江不得已允之。立据后，阎惜姣谓盗书当呈县令，论宋江当堂领取。宋江急甚，苦求不已，而阎惜姣置若罔闻。宋江怒不可遏，遂拔刀刺死阎惜姣，取书而去。阎婆见女为宋江所杀，即控宋江于县。县令稔知宋江为人诚实宽厚，欲偏袒之。无奈张文远伤其所欢横罹惨酷，欲为之伸雪，坚执宋江罪，并嘱阎婆上控，以胁县令。县令乃科宋江以误杀罪，流至江州。后张文远为阎惜姣活捉去，亦不得善终云。

## 根据《戏考》第一册整理

### 【第一场】

(张文远上。)

张文远 (念) 惜的的，爱的的，私通阎婆惜。  
(白) 在下张文远，今拜宋江门下为徒。我与那阎婆惜眉来眼去，两下苟合。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乌龙院走走。

(二黄平板) 摇摇摆摆摆摆摆，  
摇摇摆摆过小桥。  
一步儿来至在乌龙院，  
叫声大姐快开门。

(白) 大姐开门来！

阎惜姣 (内白) 来了。

(阎惜姣上。)

阎惜姣 (二黄平板) 忽听得双环响一声，  
不知来的是何人。  
用手儿开开了门两扇，

(张文远进门。)

张文远 (白) 妙啊，妙啊！

(二黄平板) 有劳大姐礼相迎。

阎惜姣 (二黄平板) 搬一把椅儿三郎坐，

张文远 (二黄平板) 大姐几日可安宁？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问三郎为何不到乌龙院？

张文远 (二黄平板) 衙前惧怕一个人。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问三郎怕的哪一个？

张文远 (二黄平板) 怕的师傅宋公明。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那宋江他是狼来他是虎？

张文远 (二黄平板) 非狼非虎，惧怕他三分。

阎惜姣 (白) 三郎你可好？

张文远 (白) 我好，大姐你可好？

阎惜姣 (白) 我也好。三郎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中走走？

张文远 (白) 衙前有事，少来拜望。  
 阎惜姣 (白) 这也难怪  
 张文远 (白) 啊，大姐，手中拿的是什么？  
 阎惜姣 (白) 红绣花鞋。  
 张文远 (白) 是哪个穿的？  
 阎惜姣 (白) 我妈穿的。  
 张文远 (白) 妈儿娘老大年纪，怎么穿红绣花鞋？  
 阎惜姣 (白) 今天十四，明天十五，是我妈的生日。做双花鞋，与她老人家上寿的  
 张文远 (白) 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如此说来，我明日礼到人不到。  
 阎惜姣 (白) 是要你的人来。礼不来，不要紧的  
 张文远 (白) 如此说来，我礼到人又来。  
 阎惜姣 (白) 这不结了吗！  
 张文远 (白) 啊，大姐，你可晓得我的来意？  
 阎惜姣 (白) 你要怎么样？  
 张文远 (白) 我要与你高兴高兴。  
 阎惜姣 (白) 你猜我呢？  
 张文远 (白) 大姐越发的要高兴高兴。  
 阎惜姣 (白) 我今天有点不高兴。  
 张文远 (白) 告辞。  
 阎惜姣 (白) 三郎你回来。你上哪里去？  
 张文远 (白) 大姐今天不高兴，我等你高兴，我再来呀。  
 阎惜姣 (白) 我跟你闹着顽的  
 张文远 (白) 你跟我闹着顽，唬了我一身的冷汗。正是：  
 阎惜姣 (念) 东边日出西边雨，  
 张文远 (念) 大姐说我情来越有情。  
 阎惜姣 (白) 三郎随我来。  
 张文远 (白) 来了。  
 (张文远、阎惜姣同下。)

## 【第二场】

众人 (内同白) 退堂呢！  
 宋江 (内白) 列位少陪了。  
 (宋江上。)  
 宋江 (二黄平板) 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  
 衙前来了宋公明。  
 (白) 卑人宋江，在这郓城县，当了一名刑房。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乌龙院中走走。  
 (二黄平板) 那一日打从在大街上，  
 偶遇好汉叫刘唐。  
 他把那实言对我讲，  
 请我梁山去为王。  
 一步儿来至在大街上，  
 众人 (内同白) 啊，列位，你们来看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的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道，令人好笑，哈哈！  
 宋江 (二黄平板) 又听得那邻舍说短道长。  
 (白) 哎呀，且住。听他们街坊邻舍言道：“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道路。”莫非张文远这小奴才，也到乌龙院中走走。嗳，是非终朝有，不听自然无。  
 (二黄平板) 自古道是非终朝有，  
 耳不听来自然无。  
 一步儿来至在乌龙院，  
 青天白日把门关。  
 (白) 啊？青天白日为何将门紧闭？待我上前叫门。大姐开门来。呔！大姐开门来！

(阎惜姣上。)

阎惜姣 (白) 什么人?

宋江 (白) 啊? 宋大爷声音, 难道听不出来了?

阎惜姣 (白) 哎, 宋大爷来呢。你今天来得不凑巧。

宋江 (白) 怎么来得不凑巧?

阎惜姣 (白) 钥匙不在我身上。

宋江 (白) 在哪一个身上?

阎惜姣 (白) 在我妈身上。你改日再来吧!

宋江 (白) 呀呸! 快快到妈儿娘房中, 将钥匙取来开门。快去!

阎惜姣 (白) 晓得了, 你等一会儿。三郎快来!

(张文远上。)

张文远 (白) 哎, 大姐什么事?

阎惜姣 (白) 不好呢, 你师父来了!

张文远 (白) 咳呀, 这便怎么处?

阎惜姣 (白) 不要紧, 你在我妈房里躲一会儿。

张文远 (白) 快些打发他走啊!

宋江 (白) 快些!

阎惜姣 (白) 来了!

宋江 (白) 为何这样慢腾腾的, 待我打进去!

(阎惜姣开门, 宋江进门, 东看西看。)

阎惜姣 (白) 哎哎哎, 宋大爷, 你进得院中, 东照西望, 难道我这院中, 有什么歹人不成?

宋江 (白) 不是啊。宋大爷往日进得院来, 扫地挂画。今日进得院来, 地也不扫, 画也不挂。来个朋友, 像个什么样儿?

阎惜姣 (白) 宋大爷, 我啊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我知道你要来呀, 地也扫了, 画也挂了。我没打算你来。

宋江 (白) 哦, 大姐不打算我来, 我倒偏偏地来了。

(阎惜姣坐下。)

宋江 (白) 哎, 大姐,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宋大爷进得院来, 你就该搬个椅儿过来, 让你宋大爷坐下, 才是你的道理。怎么你自己倒先坐下了。轻慢你宋大爷, 怠慢你宋大爷, 真是岂有此理!

阎惜姣 (白) 宋大爷, 这边有的是凳子, 那边有的是椅子, 自己不会坐下, 难道叫我搂住你, 抱住你? 来来来吃点奶奶吧?

宋江 (白) 哎呀呀, 这倒不消了。哎呀, 是啊。这边有的是凳子, 那边有的是椅子, 我自己不会坐下, 难道叫她搂住我, 抱住我, 自讨无趣? 待我自己坐下。

(宋江、阎惜姣同坐椅子。)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怎么呢?

宋江 (白) 花钱的老爷们儿就欢喜这个调调儿。

阎惜姣 (白) 你猜我呢?

宋江 (白) 大姐么, 你也喜欢?

阎惜姣 (白) 我就恼得这个调调儿。

宋江 (白) 大姐不欢喜这个调调儿, 我就免了这个调调儿。大姐你可好?

阎惜姣 (白) 我没有病, 怎么不好?

宋江 (白) 我也好。

阎惜姣 (白) 谁问你呢?

宋江 (白) 我问过大姐, 大姐必要问我。我替大姐说了, 省得大姐你劳神。

阎惜姣 (白) 哪里这么些淡话?

宋江 (白) 大姐手里拿的什么?

阎惜姣 (白) 你的帽子。

宋江 (白) 分明是鞋子, 怎么是帽子?

阎惜姣 (白) 你知道么你问?

宋江 (白) 哪一个穿的?

阎惜姣 (白) 我妈穿的。

宋江 (白) 妈儿娘偌大年纪, 穿什么红绣花鞋?

阎惜姣 (白) 今天十四，明天十五，我妈生日，做双花鞋与我妈上寿的。  
 宋江 (白) 哦，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明日我礼到人不到。  
 阎惜姣 (白) 是要礼到，人不来不要紧。  
 宋江 (白) 如此，我礼到人不来。  
 阎惜姣 (白) 你来不来不要紧。  
 宋江 (白) 大姐，闻得你一双巧手，今日要见识见识。  
 阎惜姣 (白) 一双花鞋有什么好看？  
 宋江 (白) 看看也不要紧。  
 阎惜姣 (白) 你要看拿去。  
 宋江 (白) 拿来。  
 阎惜姣 (白) 好脏的手！  
 宋江 (白) 哦，我的手脏了。时才在衙内，抄写墨卷，未曾洗手，待我洗洗干净。  
 阎惜姣 (白) 拿去！  
 宋江 (白) 哎，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阎惜姣 (白) 你又挑眼了？  
 宋江 (白) 你方才嫌我的手脏，如今你把它丢在地下，难道他就不脏了么？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不要生气。常言道的好：洗手净指甲，作鞋泥里踏。终久它是要坏的。  
 宋江 (白) 是啊，“洗手净指甲，作鞋泥里踏。”终久它是要坏的。  
 阎惜姣 (白) 你往哪里指？  
 宋江 (白) 我说这个鞋子。待我来看看。果然做的不错呀，好，拿去罢！  
 阎惜姣 (白) 你还知道好歹吗？  
 宋江 (白) 为人在世，哪有不知道好歹的道理？  
 阎惜姣 (白) 它是怎么好？  
 宋江 (白) 花儿也好，样儿也好，做的也好，这叫做好好好！  
 阎惜姣 (白) 一点不好没有么？  
 宋江 (白) 就有一样。  
 阎惜姣 (白) 哪一样？  
 宋江 (白) 颜色不对。  
 阎惜姣 (白) 颜色不对，你就不该来。你拿过来罢！  
 宋江 (白) 宋大爷往日进得院来，你欢天喜地。今日进得院来，面带忧愁，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  
 阎惜姣 (白) 没有心事。  
 宋江 (白) 一定有心事。  
 阎惜姣 (白) 慢说没有心事，纵有心事，你也猜不着。  
 宋江 (白) 慢说大姐心事，就是我父母太爷的心事，不猜便罢……  
 阎惜姣 (白) 要猜呢？  
 宋江 (白) 猜他个八九不离十。  
 阎惜姣 (白) 你不要猜。  
 宋江 (白) 一定要猜。  
 阎惜姣 (白) 你就猜。  
 宋江 (白) 大姐听了：  
 (二黄平板) 宋公明打坐在乌龙院，  
 猜一猜大姐肺腑情。  
 莫不是茶饭不随你的口？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头一猜……  
 宋江 (白) 猜着了？  
 阎惜姣 (白) 猜错了！  
 宋江 (白) 怎么猜错呢？  
 阎惜姣 (白) 想我们平等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还要吃什么龙肝凤目不成？不是的。  
 宋江 (白) 哦，猜错了？  
 阎惜姣 (白) 猜错了。  
 宋江 (白) 听了。  
 (二黄平板) 莫不是衣裳不遂你的身？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第二猜……  
 宋江 (白) 猜着了？  
 阎惜姣 (白) 你又猜错了！  
 宋江 (白) 怎么又猜错呢？  
 阎惜姣 (白) 想我们平等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呀穿什么描龙绣凤不成？不是的。  
 宋江 (白) 哦？不是的。再猜。  
 (二黄平板) 莫不是街坊邻居得罪了你？  
 阎惜姣 (白) 想那街坊是好街坊，邻居是好邻居。慢说我得罪不着他们，就是得罪他们，还要看宋大爷三分金面。不是的。  
 宋江 (白) 哦，又不是的。我再来猜。  
 (二黄平板) 莫不是妈儿娘打骂你的身？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越猜越不对了！  
 宋江 (白) 怎么越不对了？  
 阎惜姣 (白) 想那妈儿娘，她是我的妈，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不是的。  
 宋江 (白) 又不是的啊。  
 (二黄平板) 这不是那不是是何意见，  
 (白) 啊，大姐的心事，往日一猜就猜着了，今日怎么猜不着了？  
 阎惜姣 (白) 你猜不着，不要猜了。  
 宋江 (白) 我一定要猜！  
 (宋江、阎惜姣同做身段。)  
 宋江 (白) 大姐，你过来。我这一猜，一定猜着了！  
 (二黄平板) 莫不是思想我宋公明？  
 阎惜姣 (白) 真有你的！  
 宋江 (白) 哦，猜着了？  
 阎惜姣 (白) 可不是猜着呢！  
 宋江 (白) 你是想我？  
 阎惜姣 (白) 可不是想你么！  
 宋江 (白) 哎呀，我说大姐的心事，果然被我猜着了。请坐请坐。大姐你几时想我？  
 阎惜姣 (白) 我前天就想你。  
 宋江 (白) 衙前有事。  
 阎惜姣 (白) 昨天想你。  
 宋江 (白) 朋友吃酒。  
 阎惜姣 (白) 今天又想你。  
 宋江 (白) 今天想我，我倒偏偏地来了！  
 阎惜姣 (白) 今天想得厉害。  
 宋江 (白) 怎么样的厉害？  
 阎惜姣 (白) 清早起来，头也不梳，脚也不裹。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厨房。左手拿一盆凉水，右手拿住蒜瓣。喝口凉水，咬口蒜瓣……  
 宋江 (白) 这叫怎么想法？  
 阎惜姣 (白) 这叫做淡想。淡想想断了肝肠！  
 宋江 (白) 啊，大姐，只怕不是想我！  
 阎惜姣 (白) 我不想你谁想你？  
 宋江 (白) 大姐你想我？  
 阎惜姣 (白) 你妹子想你！你姐姐想你！  
 宋江 (白) 呀呸！  
 (二黄平板) 怪不得大姐人谈论，  
 道你的言语不中听。  
 话到舌尖留半句，  
 说出口来你难为人！  
 阎惜姣 (白) 什么难为人？想我们妇道人家，一要走得正，二要走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一？  
 阎惜姣 (白) 我一不作贼！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二？

阎惜姣 (白) 不偷人家的!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三?  
 阎惜姣 (白) 三啊? 还有他妈的四呢!  
 宋江 (白) 哎! 你就坏在这个三上了!  
 (二黄摇板) 都道你私通了张……  
 阎惜姣 (白) 张什么? 张什么? 张什么!  
 宋江 (白) 说不出口来, 难为情。  
 阎惜姣 (白) 不要紧, 我替你难为情。  
 宋江 (白) 哎!  
 (二黄摇板) 那张文远!  
 (白) 张文远! 张文远! 你的心事, 我会猜不着! 提起那张文远, 你看他这个样儿, 叫我们花钱的老爷们, 好不寒心哪!  
 阎惜姣 (白) 呀!  
 (二黄平板) 被他猜破肺腑情。  
 (白) 哎呀, 他怎么会晓得了? 这怎么好? 有呢, 待我去灌灌米汤。哎呀, 我说这个宋大爷……  
 宋江 (白) 呀呸! 哪个不叫我宋大爷, 要你来叫我宋大爷? 宋大爷呀, 还宋二爷呢!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不好, 宋先生……  
 宋江 (白) 呀呸! 哪个不叫我宋先生, 要你来叫我宋先生? 真真岂有此理!  
 阎惜姣 (白) 哎呀, 宋先生……不好, 还是宋大爷……, 我说宋大爷, 我不会吃酒, 清早起来, 吃了几杯早酒, 酒言酒语, 得罪你了。我跟你闹着玩的。谁晓得你不经玩, 一玩就炸呢! 哎呀, 我说宋大爷啊!  
 宋江 (白) 哦? 你是与我做耍的?  
 阎惜姣 (白) 可不是闹着玩的!  
 宋江 (白) 哎呀, 唬了我一头的冷汗呢! 请坐。大姐, 从今以后, 酒要少饮。  
 阎惜姣 (白) 我戒酒了!  
 宋江 (白) 少吃些就是了。  
 阎惜姣 (白) 我一点也不吃了。宋大爷, 你方才说张……张什么?  
 宋江 (白) 张文远。  
 阎惜姣 (白) 张文远是你什么人?  
 宋江 (白) 是我的小徒。  
 阎惜姣 (白) 是你的小徒。白日在街内做什么?  
 宋江 (白) 抄写墨卷。  
 阎惜姣 (白) 到晚来?  
 宋江 (白) 抵足而眠。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话漏了。  
 宋江 (白) 漏了我房东。  
 阎惜姣 (白) 什么“我房东”? 你的话头漏了。  
 宋江 (白) 漏了什么?  
 阎惜姣 (白) 我看别人没有私通张文远, 我看你私通张文远了!  
 宋江 (白) 世间之上, 自有男子私通女子, 哪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  
 阎惜姣 (白) 你没有私通张文远, 你猜我呢?  
 宋江 (白) 大姐么, 也不能够!  
 阎惜姣 (白) 那么谁公通张文远?  
 宋江 (白) 是啊, 哪一个私通张文远?  
 阎惜姣 (白) 眼前有一人, 私通张文远, 你不敢惹她!  
 宋江 (白) 哪一个我宋江不敢惹她?  
 阎惜姣 (白) 你的姐姐私通张文远! 你的妹妹私通张文远!  
 宋江 (白) 呀呸!  
 (西皮导板) 一言怒恼宋公明!  
 (宋江、阎惜姣碰椅子。)  
 宋江 (白) 阎大姐!  
 阎惜姣 (白) 宋大爷!

宋江 (白) 阎惜姣!  
 阎惜姣 (白) 宋公明!  
 宋江 (白) 阎婆惜!  
 阎惜姣 (白) 宋江!  
 宋江 (白) 哈哈! 我宋江的名字, 你倒叫起来了。我把你这个狗淫妇! 狗淫妇!  
 阎惜姣 (白) 哎呀, 我把你这死乌龟! 你们看他像不像!  
 宋江 (白) 呵呵! 我宋江花了许多银钱, 落了个忘八二字! 咳!  
 (西皮原板) 骂一声阎惜姣无耻的贱人!  
 曾记得在家遭荒旱,  
 你一家逃难来到了郓城。  
 遭不幸你的父丧了命,  
 无银钱买棺木葬尔的天伦。  
 尔的母没奈何将你卖,  
 卖了那身价葬尔的先人。  
 清早起卖到午时后,  
 午时卖到夜黄昏。  
 大街小巷俱卖尽,  
 并无有一人问一声。  
 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  
 (西皮快板) 衙前来了宋公明。  
 三十两银子将你卖,  
 买回家来度光阴。  
 我为你造下了乌龙院,  
 我为你花下了许多银。  
 我为你父母堂上难行孝,  
 你就该天打雷劈!  
 阎惜姣 (白) 呀呸!  
 宋江 (白) 我为你失散了夫妻情。  
 (西皮快板) 怒气不息将你打!  
 阎惜姣 (白) 你要打谁?  
 宋江 (白) 我要打你!  
 阎惜姣 (白) 我告诉你, 太太好吃好穿没见过, 好打见过的! 我打个样儿与你看看!  
 宋江 (白) 定要打你!  
 (宋江、阎惜姣碰膀子。)  
 阎惜姣 (白) 呀吓! 踹了我的脚了!  
 宋江 (白) 怎么样了?  
 阎惜姣 (白) 你走开去吧!  
 宋江 (白) 哎!  
 (西皮快板) 越思越想越伤心。  
 一怒赶出乌龙院!  
 阎惜姣 (白) 我就走!  
 (西皮快板) 阎婆惜到处有宾朋。  
 宋江 (西皮快板) 任你跑到天边远,  
 难逃宋江掌握中!  
 阎惜姣 (白) 谅不就!  
 宋江 (白) 谅的就?  
 阎惜姣 (白) 哎呀!  
 宋江 (西皮快板) 从今后我不进乌龙院!  
 阎惜姣 (白) 再来呢?  
 宋江 (西皮快板) 情愿对天把誓盟!  
 阎惜姣 (白) 我不信!  
 宋江 (白) 我就对.....  
 阎惜姣 (白) 我就跪.....

宋江 (白) 哎，大姐我是与你做耍的。你怎么跪下了？来个朋友，看见像什么样儿？你起来吧！

阎惜姣 (白) 我也不是三岁两岁小孩，让你打哭呢，哄乐呢！你与我跪下罢！

宋江 (白) 哎！

(西皮摇板)

双膝跪在尘埃地，  
过往神灵听分明：  
从今后再进乌龙院，  
阎惜姣 (白) 怎么样？

宋江 (西皮摇板) 药酒毒死我宋公明！

阎惜姣 (白) 你走出去！

宋江 (白) 暖，我与她恩爱夫妻，争吵几句，说什么不来？待我转去……啊？这贱人已经将门紧闭。哎！大丈夫做事，提得起，放得下。这烟花之地，来不来，有什么要紧？说不来我就不来了。暖？说什么不来？想这乌龙院，乃是我金钱所造，阎惜姣是我金钱所买，我宋江不来，是哪个敢来？从今以后，无有风吹草动便罢，若有风吹草动，我就是这一刀结束尔的狗命！正是：

(念)

(白)

当初不听朋友劝，失足上了无底船。  
受了许多的腌臢的气。哎！花了许多昧心钱。列位老爷们，你们哪个要来只管来走走，我宋江是不来了，我一定不来了。暖！我是再也不来了！

(宋江下。)

阎惜姣 (白) 宋大爷！宋江！哎呀，真走了！待我开开门，看看走呢！三郎快来！

(张文远上。)

张文远 (白) 我师父可曾走了？

阎惜姣 (白) 你师父走了。

张文远 (白) 我也要去了。

阎惜姣 (白) 你回来！

张文远 (白) 作什么？

阎惜姣 (白) 你还愿意作长久夫妻，还是愿意作短头夫妻？

张文远 (白) 长头夫妻怎说？短头夫妻怎讲？

阎惜姣 (白) 短头夫妻，你今个去了，不要来了。

张文远 (白) 我舍不得大姐。

阎惜姣 (白) 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闻听人说宋江私通梁山，你在外头访，我在家里访。访出此事，将他送入当官，你我就是长久夫妻了！

张文远 (白) 好，我告辞了。

阎惜姣 (白) 回来。我看看有人没人。

(阎惜姣看。)

阎惜姣 (白) 没有人。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休要走漏这消息。  
但愿害得宋江死，  
你我夫妻顷刻离。

张文远 (念)

阎惜姣 (念)

张文远 (念)

阎惜姣 (白) 哎呀，永不离！

张文远 (白) 不错，永不离。请吓，请吓！

(张文远下。)

阎惜姣 (白) 正是：宋江啊，宋江，管叫你：

(念)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阎惜姣下。)

(完)